



“鸟人”大山 爱鸟如痴

◆周俊芳

从中规中矩的企业员工,到生意场上风生水起的商人,从手持相机执着于黄河文化的掌镜摄影师,到替各种飞禽走兽立说爱鸟人,大山用了10年艰辛,记录下全国500多种鸟类。他把与鸟共处的岁月,付诸于文字,撰写了介绍山西鸟禽的摄影札记——《家乡的鸟鸣》。

山谷、鸟鸣、雨露、溪流,在大山心中,亲近又无可替代。一个质朴如大山一样的汉子,凝视他镜头下的一幅幅景致,如同走进五彩斑斓的自然幻境。

■爱鸟拍鸟,一发不可收拾

大山,原名周彬。这位来自吕梁山的汉子,淳朴寡言,有种心宽似海的笃定。与他笔下的文字一样,淡定悠然、细腻严谨,又不乏对生活的激情和爱。

早在2005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大山,拿起心仪已久的相机,将镜头对准了母亲河——黄河。从单纯的自然景色,到黄河沿岸的民俗文化,再到黄河生态调查,大山拍摄了大量关于黄河的图片。

在大山眼中,黄河湿地是美丽的,无论四季如何更替,大自然总是丹青浓淡地涂写着湿地的画意。在拍摄黄河主题的过程中,大山遇到了来黄河过冬的候鸟天鹅,并深深爱上了这种灵动曼妙的鸟类。于是,他开始不惜代价添置拍鸟用的长焦镜头等摄影器材,追着鸟儿,沿着山川河流奔走。

不曾想,这样的拍摄激发了大山内心隐藏已久的浪漫因子,爱鸟,拍鸟,一发而不可收拾。

■用图片和文字,记录飞翔之旅

“鸟人”,听起来有些不雅,可拍摄鸟类的人们却不以为然,自称“鸟人”或“鸟民”。

从2008年开始,大山偏离黄河航道,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新疆到西藏,从内蒙古到云南,他不仅记录下鸟儿的身影,还记录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瞬间。虽然经历了多次险境,但他痴心不改,乐之不疲,写下大量的鸟类摄影笔记。

中文系毕业的大山,一直深藏一个文学的梦想,他不仅用镜头去捕捉鸟儿的姿态,更用心去感受大自然。在他的自然笔记中,有大段动情描述自然环境的文字,他深知,鸟儿的生存离不开良好的生态保障。

“微风吹过,空气中蔓延着淡淡的花香。穗鸣来了,选择了河谷一处石块作为自己的领地。领雀嘴鸭来了,占据了河谷斜坡上茂密的灌木丛。黄尾鸭带着心爱的伴侣喜欢上了河道边摇曳的芦苇。鸳鸯却双双对对畅游在弯曲的河道中央。河谷开始了一年最热



在这个时代结识一个人,往往是从其微信头像开始。

初识汪周老师,也是如此:一只纯净美丽的小鸟,有着天蓝色的脊背,晶亮的眼眸,干净、清爽而富有诗意,这就是她微信头像一只鸟儿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得知,这是汪周最喜欢的鸟——普通翠鸟。

汪周说,她最喜欢翠鸟的颜色和萌萌的眼神。作为资深爱鸟人,她喜欢鸟类,到了有点发烧的程度。不仅买鸟的徽章、带鸟图案的衣服、围巾和鸟儿毛绒玩具,还画鸟,并亲手做小鸟图案的灯笼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爱鸟行动,还是在自然之友野鸟会中。作为资深会员,汪周参加观鸟活动长达20年,成为深受孩子喜爱的观鸟活

动及鸟类讲师。而这一切,都是她繁忙工作之余的志愿活动。

爱,让她笃定坚持

汪周对鸟的爱,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作为“山里长大的野孩子”,她始终保持了对自然和鸟儿的挚爱。

汪周回忆,小时候她经常和母亲去周围的公园看鸟,遇到受伤的鸟就想想办法救助,或是放点水和食物在隐蔽处。她们会将受伤严重的鸟儿带回家,周围的邻居知道她们爱鸟,碰到受伤的鸟儿也会送来。

就这样,汪周家里住过燕雀、杜鹃、灰喜鹊、绿头鸭,甚至还有小鹰。父亲还做过鸟笼,因为舍不得让鸟儿呆在笼中,就敞着门

闹的时候……”读大山的这些文字,灵动而亲切。在他的笔下,鸟儿是有着人一般灵性的生命。

有摄影经验的人都知道,拍鸟对摄影器材要求高,对摄影师的要求更高。要走进丛林深处,一呆就是很长时间;要扛得住酷暑寒冬、蚊虫叮咬;要经常在地露露,生活条件很差。除了时间和金钱花费大,为了拍出一张不同凡响的片子,时常“心忧炭贱愿天寒”,期待拍出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鸟类状态。

有一年,为了拍雪地褐马鸡,大山进山好几趟,雪要么没下,要么太小。等管湾山下了一场大雪时,他正巧在河南拍摄。只好连夜开了十几个小时赶到山里,在黎明时分,终于拍到褐马鸡在雪中展翅的美艳一刻。我们能欣赏到的一幅幅图片,可能是大山从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地点拍摄的上百张图片中挑选出来的。

大山却乐此不疲。为了拍鸟,他甚至追到了国外。从记录鸟身姿、分辨鸟的种类,到仔细观察、学习鸟类习性,掌握鸟类知识,他慢慢学会如何更好地在自然状态下捕捉这些精灵。如今,他已经记住了近500种鸟类。

■与鸟相处,自然给予他无限欢乐

大山这样写到,“清晨,鸟儿们的歌声如约而至,我喜欢在这样的歌声中醒来,闻到的是泥土的芬芳,草地的清新,听到的是鸟儿的歌唱。这样的清晨在我的记忆中是幸福的时刻。”

2012年秋,大山的摄影作品《雪中漫步》,获得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自然类优秀奖。为了拍摄这张片子,大山前后跟踪拍摄大鸨长达3年的时间,趴在收割后的玉米地,忍受坚硬的玉米秆划伤皮肤;在凌晨的凛冽中追踪大鸨踪迹,在雪地里匍匐着一动不动。要知道,鸟儿非常机敏,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扑棱棱地飞走。端着笨重的长焦镜头相机,大山一次次谨慎地靠近,又一次次失败。

拍鸟,如此经历可谓习以为常。“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执着于鸟类摄影的大山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



西草海边的护鸟人

◆本报记者张黎

如水的月光洒下,仿佛被一层银纱笼罩的云南鹤庆草海,如往常一样静谧安宁。而得知自己将要作为环保公益人的代表,前往杭州参加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寸玉周几乎一夜未眠。

在这样大规模的环保论坛上演讲,分享自己的自然保护故事,老寸既紧张又兴奋。他一次次地向鹤庆西草海自然保护区的年轻老师们请教,演讲的内容也反复斟酌。

“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时至今日回想起来,老寸都觉得,像一场梦一样。从石材厂老板,变成鹤庆西草海边“捡垃圾、守鸟”的巡护队长,58岁的寸玉周,在西草海这片土地上,经历了出生、工作、离开又重回的40年,最终成为了西草海的守护者。寸玉周说,“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那些鸟的家乡,守候它们,是我一生的期待。”

◎兜兜转转,他又回到西草海

木船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游弋,成片的芦苇叶相互摩擦,微风拂过,发出沙沙声响。在候鸟的迁徙季节,万千只水鸟在空中和苇丛中翻飞、嬉戏、觅食,芦苇间不时传出水禽的鸣唱声,此起彼伏。

这里是云南鹤庆西草海湿地,是鸟类重要的迁徙通道。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有8000~10000只越冬的候鸟。寸玉周出生和生活的板桥村,是西草海周边5个行政村之一。

老寸说,他小的时候,草海非常美,水清环境也好,螺、鱼、虾、蚌可不少,鸟也多着呢。

1976年,18岁的寸玉周加入了西草海的城郊渔场,捕鱼是他的主要工作。每天在草海有几十只渔船作业,但随着捕鱼的日渐兴盛,草海里植物少了,鸟儿也消失了踪影。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城郊渔场取消,寸玉周背起风箱走南闯北,操起了白族人的传统手工艺,银器制作和加工。渐渐孩子们长大,寸玉周又回到家乡,开始在东草海经营鱼塘达26年,鱼塘每年的收入,足够养活两个孩子和一家人。

直到2013年底,地方政府计划将东草海建成湿地公园保护起来,老寸的鱼塘随之被收回。他利用经营鱼塘的收入,在村子里投资建起了石材厂,每年能挣上几十万元。

为生计操持忙碌之余,寸玉周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草海边转悠。每天饭后散步消遣,都要走一走,他也见证了西草海的变迁史。

“80年代鱼塘开始承包给私人,那时候虽然养鱼对西草海有一些破坏,但不喂料,生态还算可以。可80年代末到90年代,外地人承包渔场带来了饲料,污染就开始严重了,走到海边闻到的都是臭味。”

老寸心里隐隐觉得,自己干过的鱼塘和石材厂,都对环境不好,他有点心疼这片草海。



工作。那时候,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领域,压力非常大。她几乎每天凌晨两三点钟都要从床上蹦起来,了解国外最新信息。1996年,一次机缘巧合,汪周了解到自然之友和观鸟会。自然之友野鸟会,前身就是自然之友观鸟组,成立于1996年。当年10月4日,他们组织了中国大陆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性观鸟活动,标志着国内第一家民间观鸟团体的诞生。一开始,汪周参与定期举办的观鸟活动,那时大多是一月一次。几次观鸟活动后,汪周工作的压力得以缓解。树林里清新的

从2014年开始,寸玉周在西草海边时常能看见有一群外来的年轻人,拿着望远镜还有看不懂的机器,天天围着草海转。和他们聊天中了解到,这些年轻人是环保组织的成员,是来保护草海、保护候鸟的。

2015年6月,寸玉周看到保护中心招募巡护队员,就跑来面试。鹤庆县湿地管理局的杨局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开玩笑吧,放着你的生意不做来做这个?”但寸玉周是认真的,他就是喜欢西草海,想把这片美丽的地方保护起来。

直到他成为鹤庆西草海自然保护区的全职巡护队员后,才知道那一群年轻人正是今后将要与他共事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加入巡护队,一开始寸玉周每月只有不到2000元的工资。面对别人不解的疑惑,老寸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

为了专心做好这份工作,一年多后,寸玉周干脆把自己的石材厂也关了。

在工作中,寸玉周才渐渐了解到,西草海是国内水鸟密度最高的湿地之一,现已在监测样线上记录179种鸟类,拥有中国较大的紫水鸡种群。

而他供职的巡护队,是源于2014年时,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与云南省鹤庆县政府签署了“鹤庆县西草海湿地社会公益型保护示范项目合作协议”,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和西草海湿地进行全面管理,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作为技术支持单位参与项目。

为扎根当地长久地做好保护工作,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发起成立了鹤庆西草海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心有3名业务专员,负责湿地保护与修复、自然教育等业务,并组建了一支巡护队,有6名巡护队员。

寸玉周当上了队长,在巡护队中,他年纪最大,也干得最卖力。

每天7点半,老寸准时到保护中心签到。8点半,一天的巡护工作就开始了,直到天色渐黑才下班。

为防盗猎,巡护队常常夜巡,很是辛苦。“别看这西草海才1平方公里,面积好像不大,可真正转起来,周围的自然村又多,还是挺累人的。”

寸玉周就这样日复一日,每天和队员们围着草海边巡逻,同时清理垃圾和水中的迷魂阵鱼笼;看到幼鸟掉进水沟,他会贴心地捧起来放到草海边。此外,巡护队还要定时清理草海的人侵物种空心莲子草等,并且定期接受培训,配合专家进行水质、水生生物、鸟类等科研调查。

在5-6月的鸟类繁殖季以及秋冬候鸟迁徙季节,寸玉周带领巡护队,时常要到村子里每家每户地进行爱鸟护鸟的宣传。他把保护中心印发的宣传折页,送到喜欢捕鸟的人家里,耐心地同他们讲解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

草海是自己的家园,也是所有人的。老寸说,湖干净了,人的心才净。

◎不要说喜欢,早已生出爱了

巡护队长的工作干久了,寸玉周发现,自己对鸟的爱,愈是分外浓烈。

老寸甚至练就了火眼金睛的本事,大家亲切地称呼他是“行动的望远镜”。

“现在看到西草海里的鸟,基本都能叫上名字,一下就能认出来。”遇到新品种和没见过的鸟类,寸玉周都会及时上报。

老寸对“毒鸟”的事一直记忆犹新。2016年1月5日,草海镇派出所接到村民举报:东草海边的稻田中发现多只候鸟死亡。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专家和鹤庆西草海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立即随森林公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12只赤麻鸭和4只灰雁一口口中哺哺道:“别害怕,我们正在救你呢,一会儿就好了,就不会难受了。”

当天,救治的灰雁中有5只恢复健康飞走了。之后,剩余10只状态良好的灰雁也被放回自然。

寸玉周也“捕”过鸟。为了解候鸟的迁徙路线和规律,保护中心启动候鸟GPS追踪项目,因此,巡护队有了一项重大任务,那就是捕鸟。

这让寸玉周很头疼,因为他没有抓过鸟,不知道怎么不伤害到鸟而又能把鸟抓住。思前想后,他决定用以前村里的老人抓鸽子和斑鸠的土办法——下扣子。他把扣子放在鸟儿常常活动的地方,刚开始下陷阱的几天,鸟一直不进去,寸玉周买了几十斤谷子撒进去,果然,第二天就抓住了一只赤麻鸭。

老寸把赤麻鸭轻轻地放进纸箱带回中心,两位鸟类专家给赤麻鸭佩戴GPS。先要称重、量尺寸,还要拔掉一根毛做科学取样;然后用一根特制的绳子穿过GPS,像穿小马甲一样给赤麻鸭穿上,最后拿到草海边放飞。寸玉周一旁看着,有些心疼和不忍,他也在默默学习怎样做好。

不久后,他跟保护中心的老师一起,给另一只抓到的赤麻鸭成功地带上了GPS,老寸觉得挺自豪的。

如今,让寸玉周和巡护队员感到欣慰的是这满湖的水鸟,草海边捕鸟和打鸟的人几乎没有了。在草海中心的小鹭岛上,静静孵化着上千窝鸟蛋。就在前几天,老寸还看到了美丽的水雉来这里孵化幼鸟了。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人问寸玉周,“怎样,还喜欢这份工作吗?”老寸笑呵呵地说,“你们大老远地跑来帮我们保护家园,我们感激不尽。能得到这份工作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我从小在湖里养鱼,把水都弄臭了。现在好了,那么多鸟在这里讨生活,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不要说喜欢,早已生出爱来了。”

对鸟的爱,开始了就不会结束

◆张志萌 阿蓉

空气,满眼可及的绿色,还有小鸟翱翔天空的身影,都让她感到无比放松。

汪周说,科学研究显示,长期远离自然,人易患自然缺失症,许多精神紧张和焦虑等疾病都源于此。而现代人解压的许多方式,却是与自然背道而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重新走近自然讲起。

接触自然之友后,汪周发现,那里的人跟她领域中的朋友不太一样。他们更有爱心,而这份爱心不只对人,对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也是如此。

随着观鸟的深入,汪周开始学习更多的鸟类知识,开始关注鸟类栖息环境中的植物、昆虫、水生植物等。她坚信,只要人们持续地呼吁和行动,更加自然与生态的管理方式一定会得到广泛认同。

从学习者到带领者

2009年,由于圆明园的鸟类调查缺领队,汪周开始成为新的带领者。汪周说,自己跟着看和给别人讲,可是不相同。给别人讲一分,自己必须准备五分、甚至十分的知识。

随着经验的增加,她不仅讲解鸟类,也在过程中融入相关生存环境的讲解。为了帮助别人更好地体验自然,汪周还参加了自然体验师的培训,提升自己的自然讲解技巧。汪周说,观鸟的人,从5岁小孩到70多岁的老人都有。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有了被认可的喜悦。

与汪周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她对鸟类的热爱,以及她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激情。爱是一种感觉,而唯有行动,才能带来真正深刻的改变。